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

門人淮南李春芳

選編

門人北海馮惟訥

校訂

書

答聶雙江 四

昨承枉教正憂懷無緒倉卒舉所聞中和之說知是非之說以請正於左右而執事以爲或失則太精或失則太粗未蒙首肯忖測尊意必以知是非者心之用也感物而動莫顯莫見者也心體貞靜隱微所謂未發之中不可以知是非者也體立用行靜虛動直而是是非非各中其節不得其體而從事於用則未矣

南野文集

卷三

一

執事蓋操存涵養實見此義非得之口耳想像者故叅稽證據自信而無疑某之所聞無以異此然亦微有未盡協者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貞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非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道至其答蘇季明之問謂知卽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

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正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夫體立用行靜虛動直者蓋聖人內外兩忘一以貫之之學而端倪微差未免於二之則雖與後世是內非外及內外交養者不同然其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秋涼期造雲門水閣清風一榻幸公傾竭以教三陽開泰壽膺多祉

南野文集

卷三

二

牽阻未緣躬慶先遣薄儀東望馳遡公進於化我愧知非耿耿此心將以俟後聖於百世者蹉跎積歲念之悵然近作二篇奉覽千萬批教

二

誨諭諄切皆深造自得之言其中有小異於某所聞者於吾輩學問頗緊要關係執事皆拔據先師訓語而推極其蘊然或未盡先師之意也敢具以請來教云先師謂良知是未發之中此是骨髓入微處若從此致之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便自能三字先師提省人免得臨事揣摩賺入義襲科曰誠然誠然便自能之說其義有二如曰視能明便能察五色聽能聰便能辯

五聲體用之義也先師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未嘗別有未發者存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如曰能食便自能飽能飲便自能醉是執事所主功夫效驗之義蓋微有先後之差而異乎體用一源者矣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而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卽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功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夫念念有事毋自欺而恒自慊卽是集義卽是致和卽是致中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也二

之則所謂未發者或近於二氏之虛靜其發而臨事或未免以揣摩義襲爲感通順應而不自覺亦勢有必至者矣來教云虛靈知覺自全體不得岐而二自功夫又不可混而一要之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又必虛而後靈也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可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也耶夫知覺一而已常虛常靈不動於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者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而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岐而二然此皆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耳若求其實而質以古聖之說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

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焉有虛而後靈與夫能知所知種種分別也凡種種分別者蓋未免因數字之義依文生解展轉附會非從一念之知徹底直透而不見有所謂體用先後者以執事之高明未必有此然毫釐之間亦不可不精察也周子立無欲之旨動靜皆無欲也程子所謂無事蓋情順萬事而無情內外兩忘澄然無事者也有動靜內外之分則用功未免有取舍有先後雖未必是內非外然要之未能兩忘則一而已來教又謂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功夫此執事自謂推見先師之意而不盡同其說者竊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爲

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及其宛轉湊補斐然成章愈習愈熟去道愈遠矣故格物致知之學既不失於揣摩而亦不墮於空虛此先師所以發千聖之秘也而尊意則稍異矣雖反覆究竟自以爲說異而意同無乃意有所主可以推而同之而非必自然契合也耶惟濯去舊意姑無自信以爲同也姑自疑以爲或未能無異也則千聖之秘昭然矣執事力行卓識非某所及而某必竭其愚若無所讓焉者望執事爲吾黨宗盟不致自外姑聽其小異而遂已也東廓念

來教謂立本之學傳習錄中自有的確公案不可以其論統體景象效驗感應變化處俱作功夫看以此作功夫看未有不着在支節而脫却本原者又云以知覺爲良知是以已發作未發以推行爲致知是以安排爲涵養其於公案不但隔幾重而已也竊意本體功夫效驗誠不可混然本體是功夫樣子效驗是功夫證應良知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自欺而恒自慊功夫亦須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慊果能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慊即是效驗矣良知本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功夫亦須文理密察物物各有

南野文集

卷三

其則果能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即是效驗矣良知本無少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功夫亦須無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果能無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即是效驗矣故不用功夫即是不循本體功夫不合本體即不是本體功夫用功不能得效亦即是不會用功故用功以本體作樣子以效驗作證應而不可遂以本體效驗作功夫以本體效驗作功夫是謂知能自致也感應變化固皆良知之物而不可遂以感應變化作功夫以感應變化作功夫是謂物本自格也則是道能宏人非人宏道也此豈惟着在支節脫却本原而已耶夫良知之感應變化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無良知則感

應變化何所從出然非感應變化則亦無以見其所謂良知者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也故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成慎不睹恐懼不聞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以懲其忿窒其慾遷其善改其過如孟子所謂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然後爲涵養本原之功然後良知無少虧歉無不快足而能極乎其至故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然皆循其明覺之自然而非以意見安排布置者也先師大學古本序中謂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其動也物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不事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

謂之支不務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此正來教所謂多少體驗多少涵畜多少積累多少寧耐若謂知覺所發卽是良知推而行之卽是致知此豈但不得爲涵養設知覺發爲縱恣亦因其所發而推行之必且爲無忌憚之小人亦惡有所謂安排者哉知覺固是發然非別有未發固未必皆良然良知亦不外於知覺知覺之無欲者良知也未發之中也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卽思慮不生安閒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

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過焉不及焉其獨知必不慊矣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傳習錄云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之謂也以知覺爲已發以良知爲未發以發上用功爲安排以未發用功爲涵養却是微分動靜幸更察之來教引考亭晚年有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此數語雖似是然却自是考亭之意蓋考亭分心與理爲二以主敬爲靜養爲存心以講究思索爲

格物致知爲窮理以誠意正心修身爲反躬實踐爲力行其本原功夫已自不同則其所謂以心爲已發者既未察識其未發之體如晚年之所自悔而其所謂涵養者又或以發與未發爲二亦非謂一原無間者也蓋先師之所默契往聖而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此宜不得比而同之矣來教舉考亭引程子云未發之先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又舉考亭言延平先生每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則無不中又舉先師謂位育卽從未發之中養出來此言誠是矣但不知所謂敬持所謂存所謂養作用當何如

再存養二字本於孟子存對喪而言養對害而言人之所以喪其

良心者且晝所爲多欲恃之所以害其良心者行有不慊自反不直故也則夫所以存且養之者亦惟反其所以喪且害之者耳蓋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格物以致知此正存養之功無間於動靜者也來教云復生於坤震出乎艮巽辯於井蓋以爲動根於靜之證然坤六二之傳言直內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艮彖傳言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九卦之序履以和行謙以制禮而後能復能恒能居其所則主靜之功效專在於靜耶後儒所謂靜而存養者果孟子之所謂存養者耶夫程李二先生所言未發之中亦只是二先生之意未必子思旨也子思以率性修

道爲宗獨知其本體也慎獨其功夫也中和則其效驗也慎獨之功夫念念無間則良知念念精明其未發之體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用之節無少乖戾故謂之和稱名雖異其實一獨知也言良知則中和在其中而不可遂以中和爲良知程子所謂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遂以方圓爲天地者也故觀乎天地則方圓可見致其良知則中和在我矣乃二先生獨提出未發之中使人反觀內省蓋亦有爲言之然自此辯說紛紛又添出己字以對未字遂破碎分裂謂致中於未發以立大本致和於已發以行達道旣已遠於子思之旨其後又或以未發字對中節字而深求其義以爲未發不可淺言也必若所謂寂然不動無聲無臭云者而後謂之未發

夫無聲無臭蓋贊嘆上天之事寂然不動蓋贊嘆至神之變化不離變化與事而聲臭俱寂猶之曰大而化之化不離大也辭若玄而義亦不甚深也乃若未發之云則本無深義而又鑿之使深乎遂使聖門明白平易之學反成晦僻難曉故先師於答問中發其義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正欲人知致知卽是致中破前此深求之蔽易爲通曉庶幾念念慎其獨知文理密察無自欺而求自慊縱令精詣深造亦只是於獨知精詣深造靜時此密察動時此密察靜時此不欺動時此不欺卽靜亦此知動亦此知涵養養此體驗驗此擴充充此窮神知化窮此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而聖人所不能盡者矣若謂未發之中是良知常存未發氣象是致良

知會得大意卽順說反說無不可者然比之慎獨却是反更深奧何如何如來教疑心無定體與有定體之說竊意形生之後神發爲知所謂心也此知因應變化故謂之易其變化不動於欲不礙於私固謂之寂然謂之感通夫有變化有化有感有通則固有用矣有用則必有體有體則必有定然其體神也其用易也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其定體也私欲渾化常寂常通其定體也定體無動靜故精義入神以致用隨時變易以從道其功夫亦無動靜來教謂定體惘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物攸基此是涵養所得非若空想虛談者乃畧不言及感通却是專主靜養鄙意微有未協耳然體得未發氣象惘然在中恐亦未可遽謂之中如前所陳敬持存養

却自是致中要道到得動靜無心內外兩忘不見有惘然之體則  
眞惘然矣允執厥中矣大學或問引延平先生言爲學之初且當  
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  
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  
累之多胸中自寬有洒然處其云當存心勿爲事勝殆所謂靜中  
體取未發者耶遇事究理殆先生格物致知之功耶此雖與大學  
本旨未盡脗合然其就日用事爲上磨礱煅煉循序積累消化氣  
習破除意見以求融釋脫落胸中灑然亦可見其不以靜存未發  
氣象遂爲立天下之大本盡性學之全功矣居處執事與人何處  
無視聽言動何處無喜怒哀樂何處非格物致知何處非存養未

南野文集

卷三

十

發之中也如何如何來教謂明水駁辯甚嚴未蒙寄示無由得知  
其說近讀前輩一二辯駁之書徃徃執己非人殊甚不安嘗謂人  
之爲學但當各自立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各格其物各致  
其知各以修身爲本各務親師取友求啟助之益凡有問辯各務  
相下權師見善思齊聞過則改其於他人所見苟有未協則陳述  
所疑忠告善道而不敢遂以爲非己之所見苟有自得則傾吐底  
裏就人求正而不敢執以爲是非故爲是不情也自大賢以下學  
固未必盡是不善固未必盡知過固未必能盡見而內省自訟所  
資於問辯者正惟在此非必以己爲權度而一天下之長短輕重  
也况至於詆謫辯詰如訟如仇此中不無亦有心病故嘗疑曾論

攻乎異端一語恐非謂專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志同學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惟取以相輔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己見爲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使天下之人無志者得藉口以自委有志者亦皇惑而莫知所從此其害又有不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有此故聖人言此以警之其在吾黨則朱陸以來爲鑿固不遠也此雖鄙淺之見然或愚慮一得公以爲可采幸爲告諸同志倘蘄言得借重以取信杞憂將因之而頓釋豈非幸歟

四

翰教反覆諄切展玩至再乃知前書尙有未盡尊意者然而翰教

南野文集

卷三

十一

云云則又未盡劣者之意矣朋友輔仁有相同而相助者有相異而相發者凡某所聞其偶同於公者既皆默而識之聊述其小異者以待公之發我公或反求而得其所未盡則亦足以相發庶幾不失輔仁之道然尊教皆是從隱微處伐毛洗髓奪胎換骨功夫是先師所拳拳於我後人者大本既同小異自當歸一矣

來教云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心主乎內應乎外而後有外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逐外以求心故學問之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譬之鑑懸於此而物來自照此謂無內外動靜先後而一之者也是非愚

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能感  
而遂通便能自能物來順應又云祛除思慮令此心光光地便是  
未發之中便是寂然不動

謂良知本寂又謂感於物而後有知則寂無乃爲無知耶夫神發  
爲知主於身爲心自生至死無間可息無知則無心無心則無寂  
之可名又焉有所謂感也又謂心主乎內應乎外不可以外應爲  
心而逐外以求心其以所應者爲外耶以能應者爲外耶譬之親  
親長長親長在外親親長長之心有內外乎心之良知無間可息  
惟動於欲而後不良不良者爲不寂不通不虛不靈不中不和精  
一其知不動於欲斯復其良良者爲寂爲通爲虛爲靈爲中爲和

南野文集

卷三

七

故寡欲養知是爲無動靜內外而渾然一體之功來教却似以靜  
爲功而動爲效功在內而效在外兼功夫效驗而渾然一體尙覺  
小異也所引師說意旨似亦未協蓋師以思慮無邪光光是心之  
本體爲中爲寂爲公尊教以祛除思慮心光光地爲中爲寂爲公  
然旣曰心光光地則有光光地之心必有知則中寂不得爲  
無知知非感物而後有矣師嘗云無有作好作惡方是心之本體  
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卽是誠意裏面體當心體鑑空  
衡平便是未發之中夫本體只是好惡無作鑑空衡平只是誠意  
裏面則中不當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矣師答汪石潭書謂君子  
之學因用以求其體謂非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謂且於

動上加功勿使間斷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此可見致中功夫不離乎喜怒哀樂而所謂中立和出者體用一原非若標本源委有彼此之可言也

來教謂某良知感應變化之說似以原泉爲江淮河漢之所出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其所謂原泉者此非鄙人意也夫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知之感應變化體用無間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致之猶之曰達其流之水則必於其水之流而達之若曰濬水之源必於其委而濬之寧有可通者乎

南野文集

卷三

七

來教云人固有時乎不喜亦有時乎不怒感物而動與化俱徂安得遽無未發之時哉今日未發非時也言乎心之體也猶云喜怒哀樂之本體謂之中也誠若是則致中焉止矣乃謂中非體也致中非功也而於致中之外別提出一箇獨知爲頭腦而於子思之意微有不協樂是心之本體先師嘗有是言言雖喜怒哀樂是心之本體脫然無所累至誠惻怛動以天而不雜之

以人非對喜怒哀樂而言之樂也父母之喪赫然之怒尙能閑

靜虛融哉執閑靜虛融以爲體未有不流而爲佛學之無情也  
鄙意謂性之七情更互而發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  
非發雖思慮不作閑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閑靜  
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閑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  
言其體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此知無形無聲故謂之不睹不聞  
非他人所與而各各自知故謂之獨此知體無偏倚用無乖戾常  
存戒懼則念念精明復其本然之體用謂之中和中和者獨知無  
偏倚乖戾之名知者中和之實舍知則無從求其所謂中和者故  
慎其獨知爲致中和之功精一於危微之間爲執中之功也其於  
子思之意本無不協尊意不以獨爲知則見其有所未協耳慎獨  
南野文集

卷三

函

之說始於大學謂誠意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所  
謂自欺者欺其知自慊者慊其知也欺爲自欺慊爲自慊而知爲  
自知自知而謂之獨者對共指共視而言獨不可以訓知而實以  
言知也

來教云歸寂之功本無間於動靜而動靜一以歸寂爲主寂以  
感應自有以通天下之故應非吾所能與其力也與力於應感  
者憧憧之思而後過與不及生焉是過與不及生於不及之感  
寂而感者是從規矩出方圓也安有所謂過與不及哉而不免  
於過與不及者規矩之爽其則也今不求天則於規矩而卽方  
圓以求之宜其傳愈訛而失愈遠也何如

鄙意亦大同小異聊一述之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閑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紛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謂動之物靜則五官不用是謂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閑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滅於紛紛交錯之時也紛紛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閑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此知精明不欺而偏倚無從生矣或乘間生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偏倚以復於無偏倚此知之精明不欺而乖戾無從作矣或乘間作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乖戾以復於無乖戾致知以致中和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不用之時是爲格靜之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物大學所謂瑟備恂慄中庸所謂齊明者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並用之時是謂格動之物大學所謂赫喧威儀中庸所謂非禮勿動者也蓋動靜皆有事皆卽此知之感應變化而用其精明不欺之功格物以致知也規矩方圓之喻誠然然規矩出方圓者心之本體方圓不踰規矩者聖人之得其本體卽方圓以求規矩者棄內逐外之學離方圓而得規矩者虛寂遺物之學求得規矩由之以出方圓者內外二本之學不離爲方爲圓之際而圓必不遺規方必不踰矩者內外動靜一貫之學然此踰猶未也規矩方圓有彼此者也方圓有時乎不爲規矩有時乎不用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如水之流澄之而不使其沾泥帶沙平之而不使其觸石起波導

之而不使其泛濫橫溢無彼無此無時不然者也然此喻猶二也  
流者水也澄之平之導之者人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則自得自失  
自知自脩一念精明萬物皆脩假喻以明未必切當知道者默而  
識之可也夜來具此數條後曉起復有他事家僮行期已迫復欲  
作他書故來教中所欲請者遂不能一一然鄙意本欲述所聞以  
就正聊藉來教啟端耳則雖不必一一而鄙見亦畧可推矣仰俟  
裁教

答王堦齋二

兩承手教謂良知之體未能灑然謂心不專一爲事所亂足知執  
事學以致道內省精密如此幸甚慰甚天良知至虛至靈是是非  
南野文集

卷三

去

非本無方體本自灑然者也忽而不戒私意時作於是拘牽繫繫  
而有不得灑然者是非之心一而不二雖事物紛擾而是非常定  
所謂道心也戒而不精人事時雜殆有不能專一物交而引而爲  
物所亂者孟子言思則得之思也者戒慎密察之謂精之功也故  
能得其本心而物莫能奪一之用也物莫能奪故是是非非圓神  
不滯無往而不灑然者精一之極也故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戒懼  
慎獨之外別無巧法矣然非真有志於大人之學欲明其明德於  
天下者不足以語此故莫先於辯志志精斯精志一斯一夫用志  
精一而氣習意見消融不盡力不逮志者有矣未有志不精一而  
能精義入神者也執事天常甚厚往歲傾嚮誠切而歛會不數未

卒所請至今常以爲憾連發兩緘良切得朋之喜輒此奉答尙竝  
來教

二

示以續疑數十章反覆潛玩知皆體驗所得而非若世之入耳出口者也然其中亦有沿習舊聞察之未精者鄙見所及不敢不盡  
輒因良使粗陳梗槩

疑云意者心之發未發之時本體常明非意也以意爲心則心  
常有意有意則有所意之發以時是常無意也常無所也又云  
心者知之體而寂感有時意者感之始而變動不一

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  
南野文集

卷三

七

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  
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  
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爲未  
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卽懼意也卽發也雖憂慮不  
作而怡情自如卽樂意也卽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卽  
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  
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  
無情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  
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伊尹任的意  
思在是所重在救民故不得爲聖之時蓋異乎無所重滯而時出

之者耳故有所者意有所重非謂常有意爲有所必有時未發有時而發然後爲發之以時而無意無所也

疑云世之言正心格物異者格物之說紛然而不得其本既知其本而又過於合一不言先後其於格物際猶未喻也又云心與萬物同行而感居其中聖人患人之不能常寂有感累之故獨致意於感曰先誠其意既有所累非由心之本體則不誠矣故誠亦正也又患人以其出於心者爲誠而有我之心非心也必其本體之常明至虛至明而後謂之心此誠之所自出本體常累意不可得而誠也故曰先致其知致亦正也誠意者正心之中舉其尤要者言互爲先後體用一原之道也

大學言先後蓋秩然有序而不可少有交互者今夫心之不正由其意念有妄非但邪妄俗情也凡遲留重滯而有所着與隙墮斷滅而無所在皆妄也心無妄念則得其正誠者念念不妄正心之功也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則念念無妄誠之極矣故意誠而後心正此正秩然先後之序有不可亂者也知也者夫人各正性命誠立而神發者也故莫神於知亦莫於誠知雖小人習爲不善而其厭然之意誠中形外自不能已故意本誠其不誠者自知而自欺之耳致其自知之不可欺者而一毫必無所欺誠之功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如是則內省自慊獨知之明無少虧歉而意無不誠致知之極矣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又秩然先後

之序有不可亂者也。今日聖人患夫欲正其心者不知意感之始，心體易累，尤爲切要，故示之以誠意，而意非心體，則不誠誠亦正也。又患夫欲誠意者，誤認有我之心，不知常寂而至虛至明者，乃爲本心，故示之以致知，致亦正也。如此則是就正心工夫中提掇兩種救病之要，其於先後可以交互爲用，未見其秩然不可亂者。此恐是泥舊聞之辭，若經文却是就心心上通通指出用功切實處，以見其所當先，又從用功上通通指出得效處，以證其必在所先，簡易明白，無牽纏繚繞艱難險阻之態，夫人皆可用力而所以救兩種之病者，亦未嘗不在其中也。

疑云：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特於形體則不能相通，故時靜

而存時動而察，誦詩讀書考其道於古，講習討論質其道於人，無非欲使其心與天地萬物同流貫徹而毫髮無間，是謂真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不惑是也。真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知命是也。如是則不以物爲外，以心爲內，合一不二，至于物也，至于物然後無往而非寂矣。格物學者事也，知至而意誠，盛德事也，故各有先後。

格物雖未嘗離却天地萬物，然却是心心上踐履立誠功夫。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強恕而行，以至於誠者也。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不中節，苟密察

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格也者循獨知自然之則視聽格之喜怒哀格之以至於曲折細微莫不格之改非禮以復禮改過不及以就中然後能慊其獨知而無不誠事親從兄如此即是格事親從兄之物親師取友如此即是格親師取友之物讀書學文如此即是格讀書學文之物事神治民如此即是格事神治民之物自家以至於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始學以至於成德不可須臾離者故格物之功於身心則切近精實於事爲則周徧詳細於天地之間則備矣今以天地萬物爲物以靜存動察考古賢人真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

然而不惑知命內外合一然後爲格至於物然則農工商賈必有不能爲而何以誠其意何以脩其身況不惑知命豈初學所及又焉有不惑知命者尙未誠意而意誠德盛者乃遂無格物之功乎若意誠心正者格物之功猶不可廢則所謂先後者特未定也大學心意知物四字正爲後人差認謂動有意而靜無意故外意以求心而正心之功幾流於禪寂謂見識爲知而外物爲物故卽物以求知而格物之功不得以着己格致誠正其功既異則如適遠者水陸山途舟車輻輳之用雖道歸于同而或交互相爲非必秩然有序者矣或者謂道同功同則惡有先後何必序言夫得天

下在得其民得其民在得其心得其心在聚其所欲違其所惡大

學之所謂先亦若此矣君子深造以道則居安居安則資深資深則左右逢原大學之所謂後亦若此矣豈聚欲違惡之外別有得心得民之道而深造以道然後用居安資深之功耶亦可以知大學本末始終先後之序矣

答項甌東三

論以橫逆突來初間甚覺費力惟以古人自處乃知真能動心忍性真是法家拂士幸甚幸甚是天所以王執事於成而執事可謂善承天意者矣然既費力而後覺而後以古人自處猶是執事前此功夫想今造淵入微見在一念可以配天地質鬼神可以考三王俟後聖無古無今無覺無不覺縱有千妖百怪猶之薄水見日南野文集

卷三

三

飛蛾撲燈已耳何足介無我之懷也夫賢愚之辯野有公論朝有公論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君子固有舉世不見是而曠懷以待于百世况一夫愛憎之口而四方清議自昭然乎來教謂量不足容誠不能動所致反己自脩固當如此然亦不必以此繫累反使心地不坦蕩也

二

所示地方事宜皆切民隱私錄警發尤多第二條謂能知能行方是學又歷舉諸書如學于古訓之類皆兼知行如學問思辯好學近知之類皆單主讀書屬知而言鄙心切有未安者夫學何爲者也人性本善故其知本良自親長之愛敬以達之天下皆良知本

然之用不學而能者也蔽于私而後有不能必學焉以求能學焉  
以求能者去其蔽以復其良知之本能者也故學者學其所不能  
必無時無處無事不用其力其用至博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學  
而有所不知則問問而不得于心則思思而不明則辯誦詩讀書  
者問辯于古人親師取友者問辯于今人篤行則學問思辯而不  
已焉者也問辯者學之一事讀書者又問辯之一事而曰學問思  
辯單主讀書竊所未安者此也孔子稱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又曰知及之仁守之而其論知則曰不惑其論惑則曰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好學則曰不遷  
怒不貳過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然則無纖毫忿慾惑

乎其心而後可以言智必不以纖毫忿慾惑其心而後可謂好學  
而後爲知之功讀書則就正之事問辯之謂也力行則學之不己  
篤行之謂也仁則智之不息及則守之之謂也知及而仁不能守  
則雖得之必失之然則必得之而後可以言及矣夫道豈有未行  
而能得者未有所得則亦安所守也則孔門之所謂知行所謂知  
仁斷可識矣而專以讀書爲好學近知竊所未安者此也學古訓  
之說始於傳說昔者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蓋師事甘盤既知  
脩道脩德之學知脩道之功受師友之益矣其命說曰納誨輔德  
曰爾訓朕志予邁乃訓蓋以甘盤望說也故說稱學于古訓以對  
訓志邁訓之命若曰惟古有訓匪說能訓蓋不敢以甘盤自居云

耳然必如古人之訓而學焉自脩其道自脩其德孫志時敏始終  
典于是而不己然後道積厥躬德脩罔覺故曰古訓是式則說之  
所謂學古訓者然也與孔子學詩學禮學易之說一也夫學詩則  
可以言是故必有興也學禮則可以立是故必有立也學易則可  
以無大過是故必居而安乎易之序也不然則三百之詩不達於  
政不能專對蓋知誦而不知學雖多而無益如此則古之所謂讀  
書亦不輕矣而後之所謂讀書則通其詁文識其意義而已矣以  
是爲知不亦輕乎於是以存心讀書分先後內外而不知其非二  
也不知其非二則將二之二之則失其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夫存心猶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飲食也養生飲食果有二乎果  
有先後內外乎飲食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  
不察也

南野文集

卷三

三

三

來書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在所當格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豈能盡格之也惟或爲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  
便不可以不格如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曰仰觀則天  
文是吾意知中一物矣觀之而必上律天時焉或纏次之失其  
度惟戚戚焉脩省而無一毫怨天之意此卽格吾意中天文之  
物也曰俯察則地理是吾意知中一物矣察之而必下襲水土  
焉或崩騰之失其常亦惟戚戚焉脩省而無一毫咎地之意此

卽格五意中地理之物也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一歸於正非是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于正也

程門論格物者謂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目強察地勢以厚德來教正亦相似然物在彼而格在我猶有彼此之分也夫意用於仰觀則仰觀爲一物意用於俯察則俯察爲一物同一觀察也而用心不同有鹵莽滅裂者有沉溺倚着者有以盡職業者有以謀功利者有以爲暴者有以禦暴者有如來教反身以脩德者蓋敬怠善惡異而格與不格由分其心之獨知有昭然不可掩者卽觀察之事而格之主敬勝怠改惡從善正其不正以盡其當然之則然後知至而意誠是觀天察地亦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學蓋意卽觀察之意知卽觀察之知觀察卽是知之事來教所謂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者得之但上文語意尙未瑩耳

來教云朱子解格字己不同而又謂必欲盡格天下之物如今年雷從何處起吾聽其起處起可也又何必格之况一草一木其榮瘁開落始終本末之故吾又何能盡格之格之又何用哉是不由于內而求于外不求諸心而求諸物此陽明所以有格者正也正意知中之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

意用於播谷種樹芟草斬木則播谷種樹芟草斬木爲一物卽播種芟斬之物而格之則于草木之榮瘁開落始終本末一一用心

講究以盡吾播種芟斬當然之則然後吾之知始自慊而意無不誠如此則講究草木亦是誠意正心之功非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不求諸心而求諸物者蓋所主不同作用自別推而至于士之讀書作文商之通功易事仕者之事君治民童子之洒掃應對莫不皆然程子云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正此意也故播種芟斬亦即精義之地蓋凡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莫非吾良知之事格吾盡人盡物之事以致吾良知仁知之用合內外之道也又陽明所謂格物者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意知物爲一今云正意知中之物着一中字似未免爲二幸更察之

商野文集

卷三

三

來教云若指物字爲視聽言動便屬身字指爲喜怒哀樂便屬意字指爲身之所以接乎天下國家者便屬知字矣

身心意知物雖各有所指其實一好惡而已矣好惡根之心著之身而達之天下國家知即好惡之知物即好惡之事格好惡之事以致其好惡之知而後好惡之意誠故逆推功夫則自脩身而本之格物其用力於好惡一也順推功效則自物格而達之身脩其收功於好惡一也名言雖殊實體無二若泥名執言則無由得其實矣

來教云孟子謂萬物皆備于我正以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其理皆備於我也如以發

育萬物峻極於天爲聖人之道以鳶飛魚躍察於上下爲君子之道則何一物而不備於我者耶若反身而誠便是聖人窮理之學強恕而行便是君子格物之學所謂格者非止講究思索之謂所謂物者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謂也

天地鬼神鳥獸草木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前觀天察地一段既畧言之茲不必復論矣夫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爲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于知故曰皆備于我而知又萬事之所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

南野文集

卷三

三

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來教謂反身而誠便是窮理強恕而行便是格物又謂物非止講究思索者皆得之至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却恐未然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于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于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來教謂知行合一先因陽明之言而僭爲之論自謂愚者之一  
得先後二字如志至氣次二字之義非今日知之明日而後行  
之也若謂君子隨時隨處隨事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  
纔是知行合一此與陽明所謂知是行之明覺處行是知之真  
切處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  
等說亦似不同蓋學問宗旨在先德而行後文藝學問工夫必  
先講學而後自脩

尊意似主先儒所說以講論文藝爲學問爲知以執事與人爲自  
脩爲行以講論自脩先後相資爲知行合一此說之蔽久矣而後  
世心學不明有志者方汲汲于讀書以廣其知識爲首務不知讀  
南野文集

卷三

七

書乃問辯之一事問辯乃學之一事而學之全功固有所在也故  
其蔽不能以遽解夫聖人之學精一於人心道心而已矣故必一  
念之中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乃爲知行合一  
之功夫執事與人必有講論必有文藝講論文藝亦必與人蓋莫  
非吾心視聽言動之用而豈有知行之分哉惟講論文藝時吾之  
用心或純乎道或雜以人必于二者之間致其發強剛毅文理密  
察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講論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知致然後念念  
精而不雜一而不二意誠心正而身脩如此則文藝亦卽是德行  
講論亦卽是自脩不然則未免于二之非精一之學矣

來教謂聖人論學如曰學而時習之是便專言知而包力行在

既以自脩對道學以力行對好學以篤行對博學以尊德性對道問學則所指便不只倒一邊矣今日始學之謂學加功精密謂之脩然則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力行固可謂加功矣好學亦可謂始學矣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只是好學其于門弟只許顏回爲好學然則孔顏亦爲始學而未及於力行乎雖其所謂好學者皆專言之學非如學庸所舉皆偏言之學然若以好學爲始學不宜聖人立言如此之不倫也且學便是行則好便是力如何却舉好學而歸之智舉力行而歸之仁也

中庸言博學之而學之弗能弗措審問之而問之弗知弗措孟子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皆以學屬能以問辯

思索屬知蓋良知本能愛親敬兄本能忠君信友汨于私意始有所不能必學焉而後能夫學所以求能其事而人未有不行其事而遽能者夫不行不可以求能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矣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問辯思索之功學中之一事廢其一則非學故學偏言則對問與思如論語學而不思中庸道問學孟子學問之道之類是也專言則兼辯問與思如大學道學自脩論語學而時習及好學力行之類是也偏言專言雖異而皆未有不以篤實踐履爲學者今謂專言則包力行始以學屬知而不屬能沿後儒之悞而非先聖之旨也夫始學謂之學加功精密謂之脩有味乎學謂之好悅親信友事上治民無所不學謂之博學而時習謂之力

行有味。學則得其本心。是謂知及。及之者得之者也。學而時習則無復私意之雜。而本心不息。是謂仁守。守之者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故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雖得之必失之。夫謂之得則行而有得。謂之守則守其行之所得。然則知及豈未見于行仁守非始見于行矣。知仁始終之義。知行合一之功。豈不昭然矣乎。

來教謂孔子三知三行之說。其先後固昭如也。

三知三行。孔子常言之。先知後行。未嘗言也。若謂序知在先。序行在後。遂分爲兩事。而以爲功夫有先後。然則經傳所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忠信。行篤敬。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之類。先後序言不一。而足其功夫。亦將有先後耶。細詳尊意。切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切於知行。先後之辯。似疑恐缺却讀書一段功夫。然不必疑也。讀書考古親。即取友皆博學者。問辯之一事。讀書考古。是問辯於古人。親師取友。是問辯於今人。誠學之斯問辯之矣。故學作詩。則自然誦讀古詩。與質之善。作詩者學作文。則誦讀古文。與質之善。作文者。況誠有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之志。而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則其讀書考古。其容以自已乎。惟讀書考古。亦必如前所謂格觀天察地之物格。播穀種樹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物者。而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必念念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盡其知行合一之功。乃爲讀書考古之學。蓋孔子所謂知及仁守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知行所謂學詩以言學禮以立學易以無大過者。如此而非若後

世之讀書者也

答馮州守

來書云心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此其不由文字而頓悟者有天資之高則然其次聞見亦不可無某以天德之資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聞見之知卽所以致天德之知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矣吾契又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良知者見聞之良

南野文集

卷三

三

知見聞者良知之見聞致其良知之見聞故非良知勿視非良知勿聽而一毫不以自蔽致其見聞之良知故見善則遷聞過則改而一毫不以自欺是致知不能離却聞見以良知聞見本不可得而二也然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則以聞見爲主而意在多識是二之矣二之則非良知第一義蓋己著在聞見落在第二義而爲知之次矣今謂天德之知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謂聞見之知卽所以致入德之知是知其本無二然於所謂第二義者或未深察而語意之間猶有彼此則於所謂本無二者亦未免察焉不精至謂天資高者頓悟不由聞見其次必由聞見則已居然二之而究其實則大不然者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恥噓蹴皆不由學

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間見而能類萬物之情耶先師云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吾契但於居處執事與人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念念慎其獨知無自欺而求自慊則良知一以貫之有不假言說而自明者矣

來書云諸生讀書作文不可謂之非學不可謂之非良知

曰大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故皆以格物致知爲本而隨其位分各有其物物者事也讀書作文者諸生之事猶知人安民爲天子之事耕田鑿井爲農夫之事制器通貨爲工商之事洒掃應對爲弟子之事皆其意之所用者而意有善不善故事有正不

南野文集

卷三

三

正惟慎其獨知而格之必盡其本然之善而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幾微之間一毫不以自欺則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而況於讀書作文苟自欺其獨知不盡其本然之善則雖一匡天下民受其賜猶不得謂之仁義不得謂之學而況若今之讀書作文以功利爲心者乎明道寫字時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其看史逐行看過不錯一字及上蔡舉史書成誦又戒之曰玩物喪志吾契試以此二事令諸生於自心精察如何謂之學謂之喪志則讀書作文便可到聖人事矣

良知解云陽明不宗于堯舜而宗乎孟子蓋以孟子歿而聖人之道不傳故從孟子說起以明聖人之道又云陽明言良知而

不言良能此知行合一之說言良知而良能在其中矣

陽明先師本大學格物致知爲教因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貌象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却大學本旨故爲之說曰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獨知之知孟子所謂良知是也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哀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必循其本然之則至於其極以自慊於其知如書言格其非心之格是也蓋先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而引孟子以正後世之誤近時乃有不及良能之疑又失却先師言良知之旨矣舉良知則良能固在其中然非別有所謂良能而故以良知該

商野文集

卷三

三

括之也能者知覺之運動知者運動之知覺舉良能則良知亦在其中如孟子言降才爾殊不盡其才則又言能而不及知蓋身心功夫一真俱真一得俱得若不於功夫上求實際而於文藝上求分曉則將有無窮可疑而辯之雖明亦無分毫於己者矣近日學者固已皆知有知行合一之說然皆未嘗用知行合一之功故精一之旨終亦未明夫人惟一心心惟一念一念之中明覺精察之謂知真切懇到之謂行知不能真切懇到是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即是病即不得謂之知行不能明覺精察是行而不知行而不知即是病即不得謂之行故心之知行本一而人之不能一者失其本心者也故學之道必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然後爲道

心精一之功讀書如此卽是讀書知行合一應事接人如此卽是應事接人知行合一蓋心體本如此學亦如此非若後世以讀書考古爲知應事接物爲行判然二事而欲合之一也惟慎其獨知念念毋自欺而恒自慊則知行無不合一者矣

同志約中云靜中觀良知本體如何驗諸天理動處果從良知發見便是自然天理有物有則至易至簡若有造作安排則是  
自用智支離駁雜非良知也

良知卽是獨知獨知非閒居獨處之謂也靜亦此知動亦此知雖稠人廣衆中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紛交錯應而此知之明是是非非毫髮不能自欺卽此是獨卽此是良知本體從慎獨不自欺處發用卽是良知發用卽是天理物則雖至於勉強困衡亦不爲造作安排若專於靜中觀察本體又於天理動處驗其果爲良知與造作安排與否却恐認虛靜爲良知以動念爲天理以不費心力爲無所造作此或語意未瑩然亦或良知有未徹處幸更察之

答沈思畏五

來書檢察病痛真切足知進學不懈知病是藥但不得輕放過卽此是毋自欺矣所云潔身尙志有所不能隨世逐塵有所不忍而取譬籠鳥左羈右絆不得振羽雲霄凡此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矣不若兩忘之亦不必羨慕高潔亦不必卑鄙塵俗只不欺獨知是是非非處直而行之卽身未嘗

不潔而世亦未嘗不諧矣

二

來書謂區區常言格物之功不問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夷人之難處易處皆可以用其力是真實不誑語足見思畏體驗所得然必立心之始不見有所謂順逆難易可以取舍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然後爲能與于此苟分別種種順逆種種險夷種種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而主宰不亂精神亦凝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牽強意興沮撓尙何格物之可言乎譬如惡笋穿地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不務去其竹根則堅實之土雖笋不能穿不得謂之無笋而虛踈之土必且茁然有萌顧以磚石軋之尙得謂之能去竹笋使不穿地者哉來書欲脫泥淖以就清冷此是順逆難易之心分別去取此意熾然則雖不肯甘過惡如身處溷穢罪犯刑戮汲汲焉不敢自欺無乃磚石軋笋之類乎故學不可不慎其主然非底裏洞徹則不能得其所主來書謂同志中講學者謂必得心之本體此是至論顧恐吾輩所執爲本體者或非其本體耳人心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而後爲得心之本體然非底裏洞徹而徒以意見傳會則或失於矜持或流於緩弛歸失其本體而已矣草草布復所不能盡言者思畏以意會之可也

所論日每悠悠亦若無大惡者然德不神明則知齋戒功夫尙未能耳誠然誠然夫警惕是良知悠悠卽非良知非良知卽是昏昧昏昧卽是惡今旣云悠悠矣豈得謂無大惡耶又云費盡氣力病痛愈多却不如侍師側時雖若不甚費力意思反覺妥帖此似是厭困勉而樂順易以能無病爲心體而不以能覺多病爲功夫卽此一念卽是悠悠縱令時時妥帖未必真洒然無累之本心也然費力亦是病蓋古之欲明其明德者其志意誠切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故雖用力困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皆心之所自慊未嘗費力故凡費力撐支只是此志未能誠切之故費力撐支其病小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所以費力由未誠切其病大最宜精察也書末所云當時傳聞之誤或亦疑似億度之詞耳然其人亦云失不在思畏但鄙意却恐思畏自反無失未免少動故以消除客氣致無虞之傲耳聞士尙未知學今得思畏道之朱憲副督之但數與提掇良知功夫自當有進進不懈者承欲此中擇一人往彼主會思之不甚穩便且亦未有可往之人鄙意思畏當身任此事方便說法其二司及太守中往年嘗與共學者時一叩其操志用力視舊何如因托之分教一方未必無一倡羣和之功也

四

來翰自見己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功夫果若是將駸駸不

貳過矣中間有箇意思爲主是學利困勉功夫與生安知行不同處然却是良知覺得必須如此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撐柱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卽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爲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意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作用何嘗于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無一毫門面客氣見之詞色間則至誠未有不動聞諸公于此等處甚服思畏德厚幸更勉之

五

得書知政事匆冗中用功畧不少懈誠如是德安得而不日進業

南野文集

卷三

美

安得而不日脩四方同志皆能真切如是此學將不待講說而自明於天下矣所疑數條皆從自心上體貼出來非想像談說者然致知功夫進進不懈自當渙然冰釋矣適得新除之報冗且偶病書不能詳聊發其端

來書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人所必有者但爲私欲間隔不能常常流行然當事之時自反此心亦無別念却不甚懇到真切不知何故且如寵爲兒童時一時不侍母側遑遑若無所歸今離老母一年踰矣雖有感觸不無私念平居則又淡然非兒童時油然而愛於此欲求懇到則又自生枝節若只任其本然又非眞愛本體至如臨親故之喪不盡哀傷覺隱微之過不甚

羞恥凡此之類不知何以致吾力也

四端七情之發其輕重厚薄良知各有自然之則致其良知一毫不以自欺則隨其輕重厚薄莫非真切莫非懇到不必皆厚且重者而後爲真切懇到也卽如父母之喪自初喪而旣葬而小祥而大祥哀已漸殺而未嘗不真若必以厚且重者爲真愛則小祥大祥之哀皆不得爲真愛乎孺子入井自父母而旁親而路人莫不怵惕然輕重則有間若必以厚且重者爲真切則旁親路人皆不得爲真切者耶隱微之過不甚恥固非勇改之心然形顯之過甚恥亦非務實之志務實之志薄則勇改之心微恥形顯之過則隱過必不甚恥其病一也惟致其獨知而不欺則諸病皆去矣致其獨知而不欺便是自反來書謂當事之時自反此心却是別起一念此念起則念念係縛四端七情不能曲暢旁通以盡其本然之則不免自生疑惑或者由於此乎

南野文集

卷三

七

來書云敬者主一無適只主一箇天理非是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作文則一心在作文是矣然比如讀書作文之類不專心致志則不可得然專心致志幹此一事又似逐物若曰只在此間去其欲速爲人一切雜念則此心亦不免着於其上籠日間所行之事夜夢仍復來擾則此心不能無着於此專心致志又能無着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天理卽是良知良知卽是獨知獨知不欺心常惺惺之謂敬獨知

惺惺私欲不雜之謂一凡讀書作文專心致志獨知惺惺更無私欲之雜是謂格物致知稍不惺惺私意萌動乃是逐物乃是有所着而蔽其知非專心致志便爲逐物也程子云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正是此意夜夢煩擾固是心有所着然亦不盡是日間所行之事但日間惺惺功夫不會真切故心常浮動則夜間愈益浮動矣

來書云良知之本體處事之尺度規矩達之天下更古今而不易者也寵於日用間亦只憑此作主然其所爲之事有昨以爲是今則覺其爲非己以爲是因人講論則又以爲非者若謂或爲毀譽得失之念所蔽則如迎送賓客發落事務細行小事其得失毀譽亦無上念然亦有見得前後不同者何也又如一事自見未當必須考證講求然後停妥則良知猶有不足乃待於外面幫補耶且伯夷伊尹柳下惠已造聖人之域良知豈不能全却各見一偏者何也若謂其稟賦未得中和則三子尙不能變化氣質何以謂之聖人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己以爲是而因人覺以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證講究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內外之分也今朋輩中致知之功未盡透徹者正緣不知良知變動不居而以爲有方體有人己內外之分故聞良知之說者

亦遂疑其專持己見不復講求而以致知爲未盡也聖人只是良  
知通明不雜於欲其氣質偏勝處却有化得盡與未盡其未盡者  
所謂未純乎天道如夷惠諸聖是也雖未純乎天道然不害其爲  
聖雖不害其爲聖然不得爲純乎天道之聖假之以年功深力到  
則亦純乎天道矣

來書云克己工夫必拔去欲根方爲實學是矣然自有此身則  
有此根故佛老之學因其根之難拔將一切人事俱從斷滅今  
聖賢之學正要人事上用功則飲食男女俱不可去者旣爲此  
事欲拔此根則實不能也如何則可

要去此欲之根便將此事斷滅然則要拔去好生惡死之根亦須  
南野文集 卷三 三  
從性命斷滅耶佛老恐未必如此欲亦是七情之一循良知則爲  
性之欲不循良知則爲私欲如饑欲食渴欲飲良知之本然也甘  
食甘飲則動於氣而不循其良知矣故拔去欲根在致其良知而  
不動於氣其要在慎獨

來書云致知工夫不論有事無事造次顛沛只是一箇天理爲  
主是矣然無事之時則覺此心精明靈爽事物紛擾不免撓亂  
縱使用心省察亦不能虛明平妥且如臨深蹈險或意外變故  
心卽不免驚動必是強制雖則強制亦難安穩况強制又非致  
知之學也若曰死生得喪俱有定命何必如此則又自爲解說  
自生枝節非良知本體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良知有不思不慮時亦自有千思萬慮時但千思萬慮而此心是是非非文理密察則紛擾亦卽是精明靈爽亦卽是虛明平妥今以紛擾爲撓亂而惡之此是好靜厭動乃又用心省察以求所謂虛明者却是捏目生花而又搖頭以避之也臨險而驚與臨事而懼皆是良知本體但恐吾子之臨險而驚或動於氣而失其本體未必如孔子臨事之懼耳謂臨險驚動爲非而強制以止之則非致知之學惟念念致其良知則氣不能動而得其驚懼之本然亦卽是虛明平妥矣

來書云師云學問費力亦不是工夫且如好好色惡惡臭何曾

費力亦卽是志不真切是矣然好色惡臭一到面前自然好惡

南野文集

卷三

學

今好善惡惡之心汨沒旣久自覺不甚懇切不能自然如寵之不肖一有過惡必須痛自刻責以爲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如是則可以爲人不如是便是禽獸費多少周折若不如此又是悠悠不知好善惡惡而何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不費力也

用力與費力懇切與迫切相去只毫釐之間同一開眼也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者故費力亦卽是自然但不可大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謂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睜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此等處良知一一明白則自了然矣

來書云知行本體原是一箇陽明先生以飲食痛癢發揮已甚

明白矣但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又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夫曰始終則不免有先後曰巧  
力則不免爲二事不知孟子之意何如抑別有說耶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二心也金  
以始玉之振玉以終金之聲無二條理也巧者力之運用力者巧  
之充拓引弓發矢巧力俱到而後可以中的應事接物知行合一  
而後可以中道然必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篤實乃爲合一始  
以此始終以此終無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孔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先儒謂聖人深  
見易道無窮言人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是矣然聖人

南野文集

卷三

學

心與造化爲一其無過固不待學易而後能然學者欲寡其過  
不在此心天理人欲上用功如何學易便能寡得若曰學易便  
是存天理去人欲便是趨吉避凶則功夫何如着力若只看其  
文字自爲警省則又不止學易便能如此且伏羲畫卦取陰陽  
奇偶文王重卦是加一倍法不知如何本於圖書若謂不過只  
是陰陽則人心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已卽是矣何必仰觀俯察  
圖書之理雖不外於陰陽然其交錯變代之妙則不能知吾人  
學易不知亦當究竟否也

易變易也良知消息靈虛變易無方聖人先得良知之所同然者  
於是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皆所以發明良知消息盈虛變化

無方之妙故象辭亦謂之易致其良知循其消息盈虛之理盡其變化無方之用是謂居而安乎易之序如此則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自不能已是謂樂而玩乎爻之辭此君子學易之道也良知本無過而人之消息盈虛則雖上聖未必能盡循良知變化無方之妙非獨孔子爲然也故孔子發憤忘食齋戒神明而於象變辭爻章編三絕其學易之功須臾不離以求免於大過如此知孔子學易之功則凡觀天察地遠求近取與夫則圖書極著數其功皆可得而推矣

答王新甫督學

來書謂官不得暇未能以心照事纔煩輒有靜想靜想既生惡外

南野文集

卷三

聖

之心益甚病痛自覺然終不能強夫自覺則不待強不能強則覺未必真切也蓋猶是厭煩想靜之心覺厭煩想靜之病譬之夢中輕醒與寤後尙有間耳夫厭煩殆起於以心照事乎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渾然一體者也以心照事則未免有內外動靜之分必以爲非靜則不能照非暇則不能靜事煩則不能暇而愛憎取舍展轉相尋爲病矣夫官不可以求暇也民未遂其生與未復其本心何啻水火之焚溺治民者將以救焚拯溺也烏得厭煩厭煩求靜得非救焚拯溺之心有所未切乎新甫誠體察此心之或未切與以心照事或未能無內外動靜之分於此得力則厭煩想靜之病自當釋然無

有自覺而不能強矣來書謂此心本體原自與天地上下同流一着念起旋爲障礙而本來分量有未能盡誠然誠然心之良知本自真誠惻怛於親本自能親於民本自能仁於物本自能愛此真誠惻怛周流於親親仁民愛物之中而變動不居皆其本體之自然而不容一毫意必着於其間真如天地之覆載而與之同流稍着意必便不能周流變通而克塞天地矣所謂上下同流而着念旋生障礙者如此近時朋友乃欲於自心體認箇上下同流體段而應用隨作應語隨答任運騰騰無作無住以是爲見本體爲無障礙恐駸駸流入玄虛漭蕩此固非新甫所云然亦不可不知此蔽也來書謂孔孟所謂致知所謂盡心功夫只是去私如磨出鏡

南野文集

卷三

聖

之本體則萬物靡不停當自是合下自得自悟決非湊泊襲取如是下手則本體原自高明廣大功夫亦自切實此論極精當然須知得良知是箇真誠惻怛溫恭退讓的心五倫百行皆此一念故致者致此盡者盡此而所謂自得自悟高明廣大者原無毫髮不切實也來書謂後進甚聰明但卑幼不敢承當之病深入骨髓近聚百餘人於省下教之必拔去其根方有可進凡不可承當者必以爲高遠不可幾及故耳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語人以堯舜孔子或不敢當若語人以愛親敬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何不敢當之有故夫子循循善誘而善救則無棄人新甫念之來書謂誠未能動任性往往柄鑿甚至有已行

而思之久而自慚者足見體察之密夫性無不善故其發無不慍  
隱無不恭敬所謂良知者也念念任其良知而無不致則愛人而  
人恒愛敬人而人恒敬故凡牴牾桡鑿者或未嘗念念致其良知  
者也誠念念致其良知又焉有已行而後思既久而後慚乎此可  
以知未能動物之故矣講義直寫自心所見於學者極有益首篇  
言聲色之非禮自外來此殆亦相沿之誤蓋孔子所謂非禮勿視  
聽者乃視聽之非禮己之私也如聽法語而弗從弗改聽異語而  
弗悅弗繹卽是己私卽是聽不由禮視之非禮亦如此類勿者勿  
此非在外也他篇亦有欲論者且未能一一

答徐司訓

南野文集

卷三

四

頃聞諸生亟稱盛德殊切企慕茲承遠使長箋拳拳問學謂學者  
學爲人而已矣切要切要又書中反覆惟踐履之爲務口耳談說  
之爲戒與世之空言無實者天淵懸絕敬服敬服但謂六經四書  
皆爲人之法度學爲人者按其迹而學之却恐未及深考六經論  
學宗趣未盡古人爲學之道此則僕之所願聞教者也夫堯舜精  
一于人心道心大學定靜安慮以止至善中庸戒懼謹獨以至中  
和至善得中和致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古人近裏切己須臾不  
離之學而學之弗能辯之弗明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不能自  
己者不知執事所謂學爲人者其亦若此也乎則不當徒按其迹  
而已也卽如來教謂論語中弟子入則孝一章甚明甚近只一二

時講之便了而未有能盡行之者又謂孝弟中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出告反面之類易知易行而未有能盡行之者矣夫甚明甚近易知易行又孩提之所固有而卒未之能行亦可以深思其故矣此豈非少艾妻子種種外慕有以奪其根心之愛耶夫人子非深愛根心則溫清定省之類雖一一擬古迹而行之猶未足言孝而况外慕既奪其心則雖欲擬迹古人必不可得譬之風寒痰濕戕賊元氣筋節痿痺支體未強則揖讓拜起周旋進退雖欲學無病之人勢不能矣故道有本學有源古人踐履之學養性以達道根心以生色其親師取友如病就醫審問明辯如饑求食如渴求飲彼誠有不能自己者也故堯舜君臣之間都兪吁咈自相師資

南野文集

卷三

聖

如恐不逮孔子憂學之不講喜起予之益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于路顏淵親老家貧從師于患難之中幾遭死亡而不舍此非用力于仁既竭吾才真見道之無窮真知己之不足者未易以矯強爲此也凡來教中僕所疑而欲請者尙多第以踐履二字世所常言然往往未究其義未盡其道且又來教中所拳拳者故卽此奉問以爲與古人所謂踐履者何如夫爲學如樹藝知田之所在種之所宜然後耕播皆有實物培壅灌溉皆有實事日事耕播灌溉而田與種之不辯雖與談禾說稻者不同亦無益于得食然未

有真事耕播而田與種之不辯者田與種之不辯則亦意在耕播而未嘗真事耕播終亦無所耕播而已矣意所欲盡言不能宣尙

需而承得遂傾竭惟高明亮之

答應傲菴

承手書教以學問之道幸甚幸甚且復拳拳以不得相與講明爲憾鄙心更切也謹畧具請教惟高明裁焉來教謂陽明公道學自脩之功未嘗有缺又謂孔子教顏子以博文約禮其他如問仁問孝之類皆因材而篤未嘗輒語以高遠之事誠然誠然至謂陽明公教人畧下學而語上達及門之士能者從之然不能者則多矣此殆承傳之誤未盡公立教之旨也公之教本之大學其言曰學莫要於致知知也者己所獨知誠不可掩不慮而知者也應物處事慎其獨知而毋敢自欺格物以致之也至於事事物物能循其

南野文集

卷三

吳

知而自慊焉則物格知至而意誠矣小人見君子而厭然若人之見其肺肝其獨知之明誠中形外至微而顯苟由此而慎乎其獨改不善而遷於善則亦可以爲君子蓋古之所謂下學者如此而陽明述之雖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亦可使與能焉執事乃病其畧下學語上達而及門之士有能與不能殆狃於後世以心學爲上達而專謂讀書考古者爲下學歟審若是則凡所謂道學自脩博文約禮或亦未盡先聖之旨矣敢并述所聞以請夫學者學其所未能脩者脩其所已學良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人皆有之不能學而能者也欲動私勝而後有所未能故學焉以求能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處事應物慎其獨知而不自欺者學之

功也讀書考古則所以問辯其所學而亦博學之一事問生于有所不知辯生于有所不明有時乎爲之學則無時無事而不習焉者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非讀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燦然有文者也于視聽言動物物而學之其要克已復禮而已故博學者博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約禮于文文不可窮也故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先後孔子之言可考也謂先博文而後約禮孔子無是言也謂通古文達事變爲博文尊所聞行所知爲約禮謂格物致知爲博文克己復禮爲約禮孔子無是言也皆後儒以己意附益之也今之學者習於附益之說牽聖訓以就之者不少

矣其爲教謂必求文字索講論以明其知而後慎獨知以誠其意若秩然有條然獨知無間可息不可得而後也文字講論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慎獨之所在不可得而二也其流以知識爲良知知識甚廣而良知之蔽日深以詞說先踐履踐履日衰而詞說之文日盛執事所謂兢業忘實者亦常深察其端識其重而亟反之乎來教又謂宜使人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庶幾士有實用而淳厚之治可復嗟乎執事及此言也斯民之幸也然自三代而下亦居可觀矣要之格物致知之道不明而浸淫以至於今先講說以廣知識漢人之蔽也而今則以爲聖學之宗務踐履以充良知孔

孟之教也而今則以爲近日之特倡二者孰實孰虛孰淳孰漓宜

若黑白之易辯者其在高明當既有定見矣惟無惜諄誨區區之  
祝

答問啟明二

承諭客况頗足頽靜淵默中覺有春意遇事叢迷亦順應得去不  
至動意念今益決志守師訓以此學時時覺照更有滋味不識此  
意流通既久便可語廓然大公便可語良知否又云關中無可語  
此者聞與儒學師生一論意頗懇切思欲鼓舞數人以共此學然  
亦不過唯唯未見其出而辯論者反覆披誦知別後進學不憚內  
以成己外以成物使朋輩皆能若是善人不浸多乎幸甚幸甚其  
間功夫有當商量者輒因來諭及之良知未嘗不靜然不可專求

南野文集

卷三

異

頽靜片感應酌酢紛紜輻輳良知昭然不動於邪妄莫非靜也淵  
默中固有恬愉春意然七情感發喜怒憂懼各有所當得其當良  
知之所自慊莫非春意也順應固不至大動意念然事有當熟思  
審處者雖至于困心衡慮夜以繼日亦良知所不容己非自私而  
用智莫非順應也要之良知一念覺照即一念大公順應念念覺  
照即時時大公順應在志之決與不決何如耳啟明既決志則其  
深造自得居安資深非難矣良知人所同有孩提之童皆知愛敬  
見孺子人井皆知怵惕後長皆知徐行噍蹠之食乞人猶知不屑  
放僻邪侈者見君子猶知慚悔相師以及階及席即豎子爲之無  
以異於聖人凡告人而唯唯無辯安知非至易至近之道有以感

其同然之心也耶然亦有蔽於舊習之久而茫然不知所謂如醉  
迷狂奔忘返其家雖告之諄諄而聽之藐藐者惟先覺者真誠惻  
怛誨語不倦旣其醒然而悟則問途求導自有所不容己而精神  
之所風動日遠將不但師生數人而已卽如來書所謂省刑薄賦  
與民休息荒餒作急處賑番夷內寇常費議處未敢安枕而卧卽  
此是良知怵惕隱敬事好謀之念循此知而克之實爲其事卽  
是格物致知之學與有司事此卽是與有司共學與將校事此卽  
是與將校共學推而達之將無不可與語此者矣承啟明遠問不  
覺縷縷然心之倦倦猶有非言語所能盡者惟啟明諒之

二

南野文集

卷三

吳

承示賑濟及墩堡諸議委曲詳明救時急務經國遠猷爲之有序  
成之以漸足徵明德親民之實學幸甚慰甚君子隨其所居之位  
事事物物循其是非之知毋自欺而求自慊所是必爲所非必不  
爲果斷績密無所不盡故物格而知致此知是心之明德是天理  
之昭明靈覺處知常不欺卽是天理常流行知致於事事物物以  
達之天下卽是明明德於天下啟明謂日用動靜先明諸心以致  
良知本體務使念念覺照天理流行旣得之矣又謂有未能豁然  
處還須指點方得通快無乃自生疑貳自作滯礙乎凡人心疑貳  
滯礙未能自快皆未免功利之私牽制顧慮雖與顯顯自欺者不  
同然亦未得爲無自欺也啟明于此更加斬截當無不豁然者矣

先明諸心然後力行伊川先生此語意亦未瑩明道先生謂明德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然則不力行者豈得謂明諸心乎啟明引用此語意思何如毫釐千里亦不可不察也心之精微言莫能宣加以熒歿之餘語無倫次萬萬心照白崖道長倘出此商之

寄貢玄畧

二生來得手書兼悉尊堂高壽不能遠出前周仲舍行會附數字相期今乃知不可來也悵念悵念致知之學本自簡易明切但吾黨未能毋自欺未能恒自慊耳事事慊于知之謂格是謂知本念念不欺其知之謂誠卽是無念人已本末主宰流行本非二事近南野文集

卷三

辛

答郭平川

武功勝會欲從無由示以講習所疑警發良多感服感服性有七情欲居一焉欲也者性之情天之理也循天之理是謂道心惟微動于意必至于不節而縱是謂人心惟危危微之幾如水湧爲波波平爲水間不容髮窒慾者警省戒懼窒其意必之萌以不至于縱而無節致知之學也知之本體本自文理密察本自齋莊中正

本白發強剛毅警省戒懼者密察莊毅之本心也此心晝夜不舍  
至于終月三月無終食而不予是則良知常致而意必無由萌欲  
無由縱如是而曰欲本無根當下卽是不必外取不假遠求是謂  
切近精一善學者也如其乍警乍怠乍省乍忽乍戒乍肆乍懼乍  
逸意動而心覺覺動而意止止者忽復動動者忽復止如是而以  
暫止暫覺之間謂爲無根謂爲卽是則足以滋怠忽肆逸之私而  
非所以藥外取遠求之病敦切近精一之功矣夫精切懇到乃又  
以目前爲不足而求之或遠與警忽無恒乃遽安之而謂不可更  
事他求二者之失其本心則一而病則有間聖賢立言如良醫立  
方要在因病投藥若不察病證執一而用則不免因藥生病矣來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教誨切實祇頌佩服聊述所聞以求嗣教

答董兆時問

良知卽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故學者  
能依着見成良知卽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卽是不曾依着見  
成良知若謂依着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  
矣有是理乎大杖則走可以施於必欲殺子之父而不必施於愛  
子之親可以施於父盛怒之際而不必施於親微怒之時此等因  
應變化良知自能知得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飛鳥猶然而況人乎  
此心所謂非思而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者也只是人不能一  
一依着耳曾參本可愛之子曾替本愛子之親而誤斬瓜根亦非

可以盛怒之事曾皆建杖而擊曾參想亦薄示譴戒其斃之者誤過於重耳若非誤過於重則頃刻之間不復能甦矣此等情態曾參當時良知自是知得明白若知其可以不走而不走正是依着見成良知雖誤而斃之不失爲中正也若其父建大杖含盛怒以行重譴良知亦自能知得然而不走則正是不曾依着見成良知而不得謂之中正矣孔子所以責之蓋亦意其或出於此若必以大杖則走爲中正而不依着良知因應變化則今之蔽其良知不受父譴而走者皆可以謂之中正乎申生之事可以類推矣

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孔子曰或生而知之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夫生知者以其生而無私意而不蔽其良知則學知者亦惟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困知者亦惟困心困力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非謂其學而知古今事變困而知古今事變者也蓋不蔽於私者復良知之體知古今事變則良知自然之用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今不憂私意蔽其良知之體而憂良知無通達事變之用亦舛矣故君子之學惟務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夫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則於公私理欲疑似未明不得於心者自然知問知思知辨自有不容己者故學問思辨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求去其

私意以不蔽其良知之本體而已不然則所學所問所思所辨者果何事耶夫學問之功夫以不蔽其良知則雖未純乎良知然蔽漸去而知漸復矣故曰好學近乎智由是而力行不已則良知無復私意之蔽矣故曰力行近乎仁今之學者汲汲於知古今事變而不學致其良知卒至於泛濫無歸乃是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不可以不察也

樊存智明卿字說

西安鄭子粹來遊南雍其徒樊生存智從子粹日聞南野子言致知之學退語樊生生恍然若有覺也異日以生見南野子南野子曰吾無以益其說惟生實致其知無漫談焉生竦然又若聞所未

南野文集

卷三

五

聞也生將歸子粹申生之意請命之字而教之乃字生曰明卿而申其說曰智者是非之心所謂良知也良知人所固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賤利樂忠信而鄙詐佞崇恭敬而恥傲惰尙孝慈而羞狠戾其見之行事得其所好而所惡者不加乎其身則其心泰然矣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心歉然厭然矣夫良知本明也而至於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免於歉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而凡昏塞之極恣爲邪僻者人苟以其所惡加諸其責人亦曷嘗不明然則雖小人之良知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以致其明雖有存焉者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慎其獨知而

罔有所欺玄其所惡而勿施於人改其所歉而求快於已明之  
功也及其至查滓渾化而明著動變我固有之豈待於外哉夫卿  
者古之尊稱又六官之長曰卿所謂大人者也命生以明卿蓋尊  
其字嘉其有成期其爲大人之事也生勉乎吾所以告生者亦無  
所益於平日之說惟生實致其知無漫談焉而已於是子粹顧生  
拜教且起拜曰先生之言有志於進德脩業者其胥聞焉豈獨以  
訓樊生

南野文集

卷三

書



